

走不走亲戚喝不喝酒？

重塑春节文化的年轻人

青平时刻

跨越认知鸿沟 读懂过年的传统文化基因

□ 姚华松

大年初六晚上,阿强离家返城的前一夜,我俩围炉夜话到凌晨两点。阿强今年30岁,大学毕业6年,在华东某二线城市工作,有车有房。他为人和善,对家人更是孝顺有加,平均一周给父母打两三次视频电话,每个月都往家里快递一两次食品及日用品。在大家眼里,阿强方方面面都好。

这个春节,他被多位长辈邀请喝酒。他不胜酒力,但因为不想被长辈们说清高,所以不得不去。赴了宴,各种打探如潮水般袭来:有没有碰到心仪的女孩子?你家就你一个儿子,不能断了香火!你表弟比你小三岁,但人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。阿强觉得喝酒是表面文章,敲警钟才是醉翁之意。

酒桌上的长辈与年轻人在文化程度、人生阅历、认知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鸿沟,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迥异。对于婚姻,长辈们觉得这是大事,非儿戏,在酒桌上苦口婆心地表达出来,可以给年轻人一种群体性压力;于年轻人而言,婚姻是个人的事,与他人无关,我的幸福,我做主。

酒桌上的冲突与矛盾,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博弈。年轻人是现代性的代表,长辈是传统文化的代表。对此,主流舆论的基本立场是求同存异,总体上鼓励多元化,我不想成家,我不想要孩子等新观念被更多地尊重。但是,如果只有老一辈单方面的妥协,这种认知就能得到弥补吗?

于社会进步与文明演化而言,没有人的文明就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,人类的发展与繁荣依赖于人口的再生产。没有人口,或人口锐减,或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,一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重创,对文明的良性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

于家庭建设而言,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与末梢,家(home)、家庭(family)至关重要,两者的基本特性是集体性与群体性,而不是个体与个人。作为家,人类学有一个词叫“做家”或“造家”(home making),意指家不是自然形成的。一家人共同努力,才能构建亲密的家庭关系,孵化出家的味道。

于个人发展而言,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快活,只追求自己轻松与洒脱,只注重个人享乐,只对自己负责,置家庭、民族与国家责任于不顾,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
纵观欧美、日韩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,它们经历了去家庭化、无子化、少子化、低欲望社会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困扰,在国家发展、社会进步尤其人口发展方面走了很多弯路。国人有丁兴旺、子孙绕膝、多子多福的传统,这种传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出生率下滑趋势。春节传统习俗不仅有繁文缛节的形式,更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基因,发挥着维持社会化稳定的功能。

与此相关,政府与社会要为年轻人结婚、敢生孩子创造条件,在就业、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提供细致服务。在家庭建设层面,代际鸿沟还是需要正视与面对,避而不谈地喝闷酒并不可取。长辈晚辈之间坦诚相待,以和为贵,才能家和万事兴。

(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)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裴思童 王军利 谭思静

谁喝得多谁机会就多,这完全没道理。19岁的李园洁与父亲因喝酒发生分歧后,将自己的经历发在网上,得到众多网友支持。

每年过年,24岁的张一嘉都要为走亲戚感到压力巨大。妥协吧,我难受;不妥协吧,每年都吵架。

这是第一次不在自己家里过年,想到爸妈在家里冷冷清清,心里非常不好受。春节刚过,李悦颖打算跟丈夫沟通,争取明年各自回家过年。

酒桌文化会被90后、00后转变画风吗?遭遇亲戚经典三连问怎么办?独生子女夫妻回谁家过年?在人们为久违的团聚欢欣雀跃时,新思维、新观念与传统习俗文化的碰撞,也在假期浮出水面。

不喜欢酒桌文化,希望喝酒点到为止

如果有聚会,我只是喝一些低度数的鸡尾酒。平日里,张铭可以说是滴酒不沾。

今年春节,张铭和家人聚餐时喝了半瓶白酒,长辈和同辈的兄弟们都在喝,不好意思拒绝。按照老家规矩,他需要先给长辈们挨个敬酒,再和几位堂兄弟喝,一圈下来就感觉脑袋晕乎乎的。

这顿饭局从中午12点持续到下午2点多。社恐的他时不时回答着亲戚朋友的询问:在北京工作怎么样啊?有没有谈对象?打算什么时候结婚?结束后,张铭足足睡了3个小时。

张铭不太喜欢春节酒桌礼仪,但是又想着一年见面次数不多,饭局里都是自己人,就算喝多了也不会怎么样,还是选择遵循。我和朋友喝酒就没有这么多礼数和规矩,想喝就喝,不想喝就不喝。张铭说。

一次与亲戚聚会时,李园洁的父亲说:“长大了懂懂人情世故,不喝酒就是不给别人面子,连朋友都交不到。”李园洁则认为:“我知道中国有流传已久的酒文化,但这不等于酒桌文化这种糟粕。”

春节期间,李园洁也会与朋友小酌一杯,但是大家都点到为止,绝不会强迫对方。她说:“我把自己的想法发在网上,有很多人支持,所以我更有勇气坚持自己。”

2018年,李翔到北京上大学,爷爷和他约定,等他留在北京工作,会带上奶奶一起来京旅游,还要一起喝一口地道的



视觉中国供图

二锅头。

大年二十九,李翔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湖南长沙。一下飞机,他就和父母一起,把准备好的年夜饭,附上一瓶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,一并送到爷爷奶奶家门口。他们在给年夜饭外包装做消杀之后,没等老人开门便转身离开。

前不久,奶奶主动提出,今年全家不再一起吃年夜饭了。2022年7月,李翔的爷爷体检查出了癌症,他选择保守治疗,遵医嘱不再抽烟喝酒。在新冠病毒感染高峰中,两位老人严格在家自我隔离,并没有感染。但风险还在,春节并不是相聚的好时机。

自称“还算争气”的李翔,毕业后进入北京的一家国企。因为疫情,2022年,爷爷奶奶没能来北京旅游,如今回家了,他也没能和爷爷奶奶见面。

我知道,就算我给爷爷带了二锅头,他也不会喝的。但带来这瓶酒,意味着我完成了与他的约定,意味着我们能够团聚。和爷爷的约定,李翔始终记得。

经历了疫情煎熬,才明白亲情是多么重要

大年初二,汉字在社交网络账号上分享了一条名为《不走亲戚的90后春节vlog》的短视频,记录宅家过年的日常:打扫卫生、喝咖啡、吃甜甜圈、追剧、安装烤箱。

可是,没有走亲访友的热闹场面。聚在一起就是互相比较谁家孩子工作好、收入高,我只能默默听着或者放空自己。年轻人还能各自玩手机。

近两年,断亲这个词逐渐被年轻人所熟悉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小武曾称此下定义: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、疏于、不屑同二代以内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。

张一嘉也因为走亲戚和爸妈发生矛盾。张一嘉一直认为姥姥重男轻女:小时候过年去姥姥家,姥姥都会挑剔,这个做得不好,那个说得不对,结论都是我沒有表哥好。后来长大了,我就找各种理

由不去姥姥家。

但是,每次提到去不去姥姥家,我妈妈都会当着我的面哭,骂我不孝顺,甚至好几天不理我。张一嘉说。

上大学那年冬天,张一嘉的姥爷去世了,但她有很重要的考试,没有赶回去参加葬礼。那年除夕,为了让妈妈开心,也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,她在饭桌上主动提出去姥姥家。张一嘉的妈妈激动地在饭桌上流下了眼泪。

张一嘉说自己并不是完全不走亲戚,自己平时与堂哥堂姐接触比较多,关系也很好。但是,她拒绝用血缘和亲情来绑架人。

大年三十,受到冷空气影响,内蒙古呼伦贝尔最低气温降至-43℃。上午11点,23岁的王浩在寒风中寻找出租车。父母已经先行赶到老人家中,就剩他成了十几斤重年货的搬运工。

家里的老人走了一趟鬼门关,必须好好陪陪他们。王浩96岁高龄的姥姥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在北京学习医学专业的王浩,听说姥姥病了,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幸运的是,由于入院及时,家人照顾周到,老人逐渐恢复了健康。

等待了半个小时,王浩终于坐上了出租车。尽管身上穿着加厚羽绒服,抗风牛仔裤外面还套着一件大棉袄,帽子、手套、围巾全副武装,他还是抵挡不住寒冷,刘海和睫毛因结冰而变得花白。不过,只要团聚,路上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在父母的时间表里,一切都已经算好

除夕,邓斯尹与一位叔伯产生剧烈争执。这位长辈说:现在男生都喜欢独生子女或者家里两个女儿的,你这种有弟弟的最不好,还不快点结婚,免得男朋友跑了。

邓斯尹急忙反驳,但最终她没有说服任何人,反而被批评不尊重长辈。

王晶晶是独生女,今年26岁,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。春节期间,父母为她安排了线下相亲。相亲过程中,两个人面面相觑,被王晶晶形容为“脚趾抠地般的尴尬”。

长假期间,王晶晶在家庭群里转载了一则视频,内容是一位专家告诫父母应该多多理解子女,时代不同了,女性不结婚也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。王晶晶的妈妈回复:这些专家简直误人子弟。

在王晶晶眼里,老一辈结婚是因为要互相扶持帮衬家里,如果自己将来决定结婚,那一定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要快乐。

李悦颖新婚不到半年,丈夫是自己的县城老乡。春节前半个月,李悦颖提前请假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

陈高远将酒桌做成了游戏。

但陈高远并不爱喝酒。小时候,不算健谈的他常被父母催促着敬酒,他举着酒杯呆立桌前,就像一个供人取乐的小丑。酒桌上尊卑分明的身份、繁琐刻板的规则和各怀心思的博弈,宛如一场权力的游戏。

2020年年底,当就读于科智艺术专业的陈高远收到一项以“地图”为主题的期末作业时,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以直观的地图进行创作,而是选择了酒桌座次图——一张抽象的权力地图。

主宾、副陪、二宾、三陪。在这张权力地图上,大家被分配为地位不同的角色,通过敬酒、挡酒等行为博弈,达成各自目的。酒桌与桌游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共通,促成了《沙东桌游》。

游戏规则几乎是现实酒桌博弈的复刻。游戏分为“宾陪”两个阵营,按照卡牌规定的指令进行敬酒、拒酒、代酒等动作,规定时间内喝得较少的阵营获胜,胜方喝得最多的玩家为MVP(最有价值玩家)。

在陈高远的理解里,游戏核心不在于争胜负,而在于对酒桌文化的沉浸式体验。它不是一款酒桌模拟器,而是对社会

当酒桌被做成权力的游戏

现实问题的魔幻化艺术介入,就是一场行为艺术表演。

为了增强游戏的真实感,陈高远详细地设计了每一张卡牌的文本:宁可胃上烂个洞,不叫感情裂条缝。我先干了,您随意。酒场就是战场,酒量就是胆量,哥,我看你水平不错,我陪你喝两杯。这些颇具代表性的酒桌话术,都令陈高远和团队成员印象深刻。

在调研中,陈高远发现:年轻人对于酒桌文化基本都是吐槽,但中年长辈则会跟我们夸夸其谈,仿佛一个游戏老手自豪地跟新手分享经验。

团队成员李泽龙则在一次采访中,窥得长辈的另一面:受访者刚工作时,中午陪领导喝酒,晚上陪客户喝酒,喝不动就去厕所抠嗓子眼儿,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继续喝。他因为喝酒的问题换过两家公司,后来发现到哪里都一样,就只能让自己麻木接受。

最终,这款游戏获得课程最高分,入围

了一个艺术奖项,被一家独立艺术空间邀请去线下试玩。陈高远的微信也被想来购买桌游的人加爆。游戏涉及很多社会权力关系的隐喻,真实地还原了我在现实酒桌上所体会到的不适感。参与第一批线下试玩的周子凌如此评价。

意料之外的好评与关注,让陈高远看到了将游戏商业化的可能:这是一个反映社会问题的参与式作品,如果没有人参与,作品再完整也是失败的。

通常情况下,桌游商业化出售都会选择交给出版商发行,但这也意味着创作者需要进行一定妥协。为保护作品的完整性,陈高远选择自己承担从制作到宣发的整个流程。

最初的《沙东桌游》只是几张画在白纸上卡牌,如果要面向大众出售,需要更完善的包装。就读于视觉传达专业的李泽龙负责了主要设计工作:我们选择一种土味、野生、接地气的风格,更符合酒桌文化这种生活化的主题。

李泽龙和陈高远都提到了马塞尔·杜尚,一位20世纪的先锋艺术家。1917年,杜尚从商店买来一个量产的男用小便池,将其命名为《泉》,匿名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要求作为艺术品展出,这是现代艺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。《沙东桌游》在一张卡牌的插图里复刻了这个作品。

在桌游正式开售前,陈高远制作厂商沟通后得知,最少也得500套起订,但在团队的预想里,能卖出100份便已是成功,几番犹豫后,陈高远还是咬牙下单了。2022年9月9日19点整,预售正式开始。陈高远和李泽龙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,紧紧盯着手机屏幕不敢挪眼,两个小时,销量超过了100套;4天后,《沙东桌游》以2578套的销量结束预售。

酒桌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种默认规则,就算你看不惯,也无法在正式场合公开挑明。《沙东桌游》用游戏的方式进行解构,我也能借此表达自己的态度。玩家墨墨说。

但在陈高远看来,他的作品有更广阔的外延,自己拼尽全力只是在墙上砸出了一丝裂痕,之后的事,就得靠大家了。



《沙东桌游》的一张卡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视觉中国供图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王军利

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首个春节,电影院恢复生气,夜市重现人群,公园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街灯。在这些信号下,一些年轻人开始探索,尝试把春节过出不一样的味道。

娱乐式过年:比起走亲戚,更喜欢交朋友

大年初五,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宋胤泽和朋友租了辆车,从沈阳赶往辽阳,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兄弟之约。由于一个好朋友在部队当兵,其他几个人在各地工作上,能够见面的机会不多,听说这次春节他有时间,我们在沈阳的几个人一拍即合,立刻一路向南出发。

饭桌上,远到学生时代的往事记忆,近到两三天前的身边趣事,朋友们无话不谈。一个朋友正在备考中国音乐学院,宋胤泽主动向他分享学习经验,讲学校琴房里配

备的顶级钢琴。

宋胤泽还约了大学同学去滑雪,我们都是第一次滑,老朋友一起尝试新事物的感觉很奇妙。从零基础到在雪地里带装备行走,再到第一次从坡道滑下来,朋友见证了他的每一点进步。

见好朋友就等于吸氧。在宋胤泽看来,见朋友是疲惫生活的一味解药,在他们面前可以尽情表达自己,有些话不能和父母去说,只有和最好的朋友分享。与朋友的坦诚交流,让他的精神状态一下子松弛下来,哪怕聊到凌晨四五点钟也不觉得累。

宋胤泽在朋友圈写道:我们是好朋友,是自己选定的亲人。有随心所欲的交谈,更有漫长岁月中的顶级规划。

充电式过年:忙里偷闲,状态重置

李思琦今年春节假期不走亲访友,不参加同学聚会,不外出游玩,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假期本来就不长,我要把

有限的时间都留给自己。

2022年7月,李思琦大学毕业,加入北漂大军。新工作的节奏非常紧张,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掏空了,就算每天早睡,第二天起来也会非常累。

春节前半个月,李思琦开始策划自己的春节充电计划。那段时间,她每天都加班到很晚,把所有可能需要在假期做的工作全部前置完成,同事形容她像一台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。除了提前完成工作,李思琦还需要说服爸妈。起初,父母听到李思琦想独自在家过春节并不同意。李思琦就用手机记录下一天的生活,每天吃什么,需要完成哪些工作等。爸妈不同意是因为他们体会不到累的感觉,我就让他们沉浸式体验一下。

果然,方法很有效,李思琦的父母同意了她的计划。为了不让亲戚们觉得失礼,他们对外谎称李思琦在回家路上。7天假期,李思琦每天睡到自然醒,在床上看剧、刷短视频、看书、吃饭,或者什么也不干躺着发呆。

加班式过年:赚钱快乐两不误

杨帆一个人留在北京做起了宠物托管师,为春节留守的宠物喂食、铲屎。春节期间的单子特别多,我对宠物的服务很细致,收费也比较高。这些天已经赚了小1万元了。虽然很累,但是赚钱的感觉很快乐。

去年12月,杨帆在北京参加了人生中第二次研究生考试。纠结许久后,她选择一个人待在出租屋加班过年。比起家人团圆,杨帆更害怕亲戚们的询问。杨帆说:来到大城市上大学后,周围的同学朋友展示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。选择考研,就是为了往高处走,看更多的风景,而不是按部就班过完一生。

宠物需要人照顾,但杨帆觉得这份兼职也是自己和小动物的双向治愈。我自己很喜欢猫咪,我上门去照顾它们,陪伴它们,其实也是治愈我自己的过程。

心理专家胡慎之曾提到:每一代人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策略。70后、80后、90后、00后,每一代人的成长环境不同,生存策略自然不一样。